

孤独

外景 街道 夜

街道两旁高楼林立，下过雨的地面上反射霓虹灯红红绿绿的色彩。商铺外放着歌曲。

车子排起一排长队，“滴滴”的鸣笛声，引擎声，两旁的树木往下滴水，路人踩水声。

外景 公交车站牌点 夜

苏阳坐在车站等车点。

苏阳头发略显凌乱，面部疲惫。

身后的两个女孩靠在站牌边上，小声谈论。

路人 1 用手捂着嘴，靠近另一个路人耳朵：我听说咱们附近小区一个女孩下午死了，说是情杀，但凶手还没抓到。

苏阳侧了头，靠近两个路人听，手不自觉的搓着衣角，同一时刻（画外音）响亮的汽车长按喇叭鸣笛声。

苏阳停下搓衣角的手，顺手从兜里摸出一盒烟。

路人 2 低眸看苏阳，侧头到路人 1 耳边说：声音小点，我有点怕。

苏阳取出一根烟，放在嘴里吊着，望向公交车来车的方向。

苏阳低头用嘴玩着烟。

路人 1 怕什么，情杀又不是即兴杀人，和我们没关系。

苏阳拍拍腿站起来踱步

（画外音）公交车到站的引擎声，公交车开门的声音，旁边大妈喊，快点快点妞妞，跟不上车了。

内景 公交车内 夜

苏阳走上车刷卡，远离人群，独自坐到后排空空的靠窗座位，望向窗外街道。

车内嘈杂的接电话声，大爷大妈聊天的声音，小孩哭闹的声音。

（画外音）公交车的电视里“探索宇宙，探索未知，京东 618 宇宙集市...”

苏阳望着电视机里的宇宙画面。公交车内嘈杂的声音全部消失。

街道 外景 夜

小区内道路狭窄，停放着很多车辆，楼房破旧，风呼呼的刮，雨声不间断的响着，打在窗户上。

内景 房间 夜

屋子内狭小昏暗，窗帘未拉严透进一丝光，屋子里潮湿中带有一股霉气，墙壁上一些地方掉下来墙皮。

餐桌上餐盘还没有收拾，衣服凌乱的扔在地上，茶几上烟灰缸里塞满了短烟头。

苏阳仰面躺在沙发上，向上一直盯着房间墙上老式时钟的钟摆摇晃着。

（画外音）房间电视播放，“近日，广新路附近壹品臻境小区发生一起刑事案件，死者王某初步判定为谋杀，现征集嫌疑人苏一然线索，苏一然，男 22 岁，6 岁离开阳光孤儿院.....”

内景 客厅 日

屋子内烟味弥漫，窗帘被风动，光透进来，照在沙发上，忽明忽暗。

警察坐在沙发上，低头拿着本子记录。

警察：王倩死的那一天你在哪？

苏阳死死盯着钟摆，钟摆滴答滴答的声音。秒针转过去了一圈。

苏阳望着钟摆，没有直视警察的眼睛。

苏阳：我还在。我现在该在哪？

警察抬头看他，扭头看了一眼后面的钟表。回过头，拿笔敲了几下茶几。

警察：请你回答我的问题。

（画外音）外面楼下响起了电子鞭炮的响声，门外是众人迎亲大喊的声音，隔壁

房间不断的开门关门声，隔壁房间人们喧闹的声音。

（背景音乐）欢快的歌曲声。

苏阳起身，走到窗边，拉开窗帘。

（背景音乐）欢快的歌曲声。

光照入房间，苏阳眼睛避开光，伸手挡了下阳光。

（背景音乐）欢快的歌曲声。

窗外雨停天晴，他慢慢放下遮阳的手，盯着窗外的沙滩，望不到边的大海，一如往常风平浪静，苏阳转身。

警察：可以说了吗？

影子照到地上，苏阳看着影子，用手去比划，影子在地上出现了小狗的形状。

苏阳：我在家。就剩我一个了。

信心

民国时期

主人公是特工处的一名优秀的特务，射击排名每次都名列前茅。

主人公因一次行动失败对于开枪射击有了阴影，射杀敌人的同时失手杀死了自己的同伴，他处在这种对朋友的愧疚和射击阴影之下，对于接到枪击任务没有了信心，并屡次办砸，开始抗拒和害怕接任务。被迫离开自己的特务生涯，换了新的工作。对于救国护民的愿望也被埋藏在了这种恐惧与阴郁之下。

主人公结识了一些新的青年，他们有为国为民的理想与抱负，主人公在他们的感染之下，也重新燃起了自己的理想，同时想有所作为，尽一份力。

因为组织处于初期阶段，势单力薄，（有新的高层严格保密对组织进行安排任务）一次枪击任务主人公阴差阳错被安排重新进行特务工作，任务是一个射杀重要的高官，主人公接到任务后因责任心想尽力，努力试图克服心理障碍，在空场地自己练习，每一次射击，他脑海总会浮现同伴因自己射击死去的画面，子弹总偏离靶心。

因为任务的保密性，在节日实施任务，在任务执行过程中，才发现这个高官曾经

教他和朋友，朋友的死去也是因为高官的设计，主人公解开了心结，当夜晚烟花飞向天空，配合在空中绽放的声响，同时，主人公射杀高官的子弹穿膛而过一举射中，两者的声音重合，在那一刻主人公不仅仅恢复了射击的信心，对于迫切要于危难之中救国救民的信心也坚定了起来。

片段：

外景 花园 傍晚

一辆汽车从门外驶入，停在门口。

法式的房子建筑，房子对称。共有三层，一楼中间一个大会客厅，两旁为客房。二层中间有阳台。

外景 楼顶 夜

对面楼顶，陈泽生和王瑞蹲着拿望远镜向对面房子里望。

王瑞放下望远镜，望陈泽生。

王瑞：晚上 19：00，一楼会客厅舞会。

陈泽生：服务员？

王瑞：嗯。钟运奎的房间在二楼。我们要尽快混进去，然后上楼藏在房间。

陈泽生放下望远镜。

陈泽生：行动吧。陈泽生准备离开，王瑞拉他的衣服。陈泽生回过头，看王瑞。

王瑞没有说话，陈泽生拍了拍他的肩膀。

内景 大厅 夜

会客厅门口警卫站在两个门口边，管家在收着客人的请帖。

众人都在一楼会客厅，播放着 CD，客人们喝酒碰杯声，聊天声，伴随欢快的舞曲跳舞的踏步声。

陈泽生和王瑞两人端着酒水，穿梭在人群中。

陈泽生放下盘子，靠近二楼楼梯。从一楼往上看，楼上走廊空荡荡的。王瑞端着盘子，目光紧随陈泽生。

陈弯腰溜到了楼上，侧身藏到楼梯里侧一旁，找到房间。

（画外音）欢快的舞曲，会客厅的喧闹声。

房间门虚掩，陈泽生轻轻推门，透过门缝看到钟运奎在房间。陈泽生皱眉，侧身靠近楼梯口给王瑞比手势。

陈泽生前后看，轻声进入旁边的房间，从窗户翻到钟运奎房间的阳台。紧贴房间墙壁。

陈泽生拿出枪，瞄准钟运奎，手开始颤抖。出现耳鸣声，接着出现陈泽生的呼吸声和心跳声。

当年的钟运奎声音：开枪要快！准！开枪声。

当年枪击的声音。（闪回）好友被枪击中倒下的画面。

陈泽生放下了枪。表情痛苦。

房间 内景 夜

陈泽生偷偷向里望。钟运奎站在桌子旁看文件，桌子上放了一叠文件。

秘书：外面宾客都到齐了。

钟：好，现在出去。

钟运奎出门，陈泽生进入房间，准备藏起来。

路过桌子，看到桌子上的文件。陈泽生打开文件，取出来几张纸，上面一份暗杀名单中有当年好友的名字。执行人是钟运奎的签字。

陈泽生痛苦的看着名单，门外传来脚步声。

陈泽生慌张的把纸塞进袋子，放在桌子上。快速藏到阳台，关上阳台的门。

钟运奎推开门，脱下外套，换了一身西服，

钟运奎：准备车子，安排小姐和夫人去港口，快。

秘书：那您呢？

钟运奎带上帽子，走到桌子旁，开锁，拉开抽屉，拿出手枪。一边说，我一会儿去汇合。

钟运奎看到桌子上的文件，疑虑的抬头看四周，望见阳台的窗帘。陈泽生侧头向里看到钟望向阳台，快速的避开。

钟把手枪上挡，手放在嘴边，示意秘书不要说话。轻步向阳台走去。秘书拿起手

枪对准阳台门。

陈双手握紧了枪，身体紧贴墙壁，在阳台门口的一边。钟运奎走到门口，秘书站在另一边拿枪对准外面。

哐当房门被踢开，钟运奎举枪快速环顾一周，没有人。看到另一个房间窗户开着。

钟运奎：快，在旁边房间。

秘书在阳台门口站着，准备转身。

王瑞踢门进，一枪击中秘书。

钟运奎站在阳台连开几枪打向王瑞。王瑞侧身躲避，同时开枪。

会客厅 内景 夜

楼下会客厅群众欢笑声停止，众人慌乱尖叫。舞曲依旧播放。

阳台 外景 夜

陈泽生从旁边房间窗户瞄准阳台上的钟运奎，四下安静无声，陈泽生的心跳声放大。枪对准钟运奎。

陈泽生开枪，（画外音）外面烟花声砰。击中钟运奎。钟运奎倒地。

烟花点亮天空，舞曲声音播放着，众人慌乱离场的声音放大。

王瑞和陈泽生互相掩护离开。

远处众多烟花点亮夜空，照亮上海城。

无聊

（女和男约好一起出去，男因事情还没有办完把自己家的钥匙给了女，女去男家中等待的无聊状态。）

房间 内景 日

安瑜打开房门，进房间。

安瑜环顾四周，房间整体背景色是灰色的，餐桌上，茶几，沙发一尘不染。

安瑜用脚蹬下鞋子，又把外套随手挂在衣架上，走到沙发旁坐下。

打开手机看时间，手机里没有信息。关掉手机，打开电视，声音开大，快速的选着台，又关掉电视。

楼道里，两人在说话。安瑜走到门口，侧身耳朵贴在门上偷听。

（画外音）

女：你怎么不记得带钥匙啊？

男：你说你带了我就没有带。

女摔下手里的一袋东西：我哪有说过，就算我说了，你也要带一把备用吧！都经常这样了，还是记不住。

男轻声说：好了好了，找开锁公司就行了。别生气了。下次我一定记得。

安瑜走开，又四处张望了一遍。看看手机，没有消息，走进卧室。

卧室 内景 日

安瑜走进卧室，环顾一周，走进洗手间。洗手池上整齐的摆放着洗漱用品。

她靠在洗手间门边，盯着牙杯，牙刷。

（画外音）水龙头流水声和男人刷牙漱口的声音。

又看向剃须膏和剃须刀。

（画外音）电动剃须刀的声音。声音忽然中断，安瑜踏踏的跑出洗手间。

安瑜打开柜子，里面黑色西装和白色衬衫整齐的摆放。顺手排着摸了一遍，取了一件西装和衬衫，换了男人的衣服。

穿好衣服，走到洗手间。视线从左扫到右。左右扭动身体，又转过身，照镜子看身上的服装。

安瑜自言自语：好像少了什么？，左右扭动头，望向了脖子，拉了拉衬衫的衣领。

小步跑出去拿了领带，对着镜子站直了身体，双手系领带。

系好领带对着镜子笑了笑，挺直了身板，“咳咳”咳嗽两声，拿出手机，放在耳边。

安瑜俯身贴近镜子，左右扭头，摸摸自己的下巴：喂，安瑜我收拾好了，去接你吧？

安瑜顺手抽出梳子，往上梳着头发：好的，那我先挂了，一会见。

放下手机。

安瑜直起身，对着镜子笑。随即又抬手看了手机，没有消息。

出了洗手间，顺手脱了外套，扔在床上。

跑到窗边往下望。搜索着车位上一排排汽车，

安瑜全身瘫在床上，盯着天花板。